

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

祥刑典

中華書局
巴蜀書社

經濟彙編

戎政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刊書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四十八

唐六 卷宗彙中三則

戎政典第一百五十卷

兵略部彙考四十八

唐六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詔朱滔討李惟岳又詔李晟馬燧等討田悅二月以李希烈為漢北漢南詔討使討梁崇義

按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二年正月戊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實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悅反神策都虞候李晟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副使李芄討之二月丁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五月癸巳淮軍軍節度使李希烈為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以討梁崇義七月癸未馬燧李抱真及田悅戰於臨洛敗之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東川節度使王叔綏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荆南節度使李昌燾陳少游討梁崇義以李希烈為諸軍都統壬子梁崇義伏誅九月李惟岳將張孝忠以易定二州降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於雙關敗之十二月

丁酉馬燧為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丙寅朱滔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及李惟岳戰於東鹿敗之閏月乙未李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降甲辰惟岳伏誅其將楊榮國以深州降庚戌馬燧及田悅戰於洹水敗之悅將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洛州降二月戊午李惟岳將楊政義以定州降甲戌赦吏民為李惟岳追裔者四月甲戌昭義軍節度副使盧元勳為魏博遺相招討使五月辛卯朔方軍節度使李懷光討田悅六月辛巳李懷光馬燧李芄李抱真及朱滔王武俊田悅戰於連麓山敗績興元元年三月癸酉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自稱留後 按李惟岳傳惟岳少為行軍司馬恆州刺史賈臣死軍中推為嗣後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為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討府屬郇鄆泣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緣絰中恩固感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絕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失忠所請宜許惟岳悟使真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棄俊士也初諫不納于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東鹿大敗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田悅亦遣王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卻泊積帛為筏祝使壯士百人蒙以諷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與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

將謝罪以兵屬鄭統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冠冕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為君索命節為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威激士大夫棄城拒守以為後圖今君信卻真譏問欲歸悅之罪以自滿苟何負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違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懼不能決舉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俾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為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大夫信譏吾朝不圖晏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恆矣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頭就刀乎常寧與副李獻誠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觀大夫勢終為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不如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籍官謝過至武俊壁讓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率惟岳出殺之戟門下并殺鄭統他奴等數十人使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 按康日知傳日知冀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元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累擢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

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辱甚何足其安
危哉吾城固土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
耳悅兵血戰形勢可浮不能殘牛堪况吾城之完乎
又給爲臺檢示曰使者肅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
子從小兒跳梁故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
美其謀擢爲深越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 按張孝
忠傳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諱開元中提
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
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
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
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
折衝縣山史恩明昭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
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
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
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
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
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
寨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
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忘刻殺大將李獻誠等
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
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不敢往亦不敢叛發
公不觀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偃死孝忠曰偕往
則并命吾甯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
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者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
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己患使判官蔡
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
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

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樂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
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
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
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董穎入朝德宗嘉之擢
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淄井力率
忠子弟在恆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
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東庭滔欲乘勝襲恆州孝忠
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
赤心於朱滔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
且悔之孝忠曰日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恆州多宿將
追之則死國憂之則敗國且滔言大而謙淺可以慮
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於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
屯東庭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
楊政義以州降孝忠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
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滑等州觀
察使 按田悅傳悅承嗣從子養孤母更嫁平盧成
卒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
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
標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飾行義輕財重施以
鉤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
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諮悅悅自中軍兵馬使
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悅始
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意帝
晚年尤寬悅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
諸將稍憾恩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問悅養士七
萬願下符牒其四萬歸田歡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
以好言激之曰而等將軍中久仰謙厚養父母妻子

今罷去何所持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
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學死諸帥益懼又傳言
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
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
連和以王侑庭嶠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
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潘青
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謀同叛會於邵
令狐岵等求汴州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閣軍之老
疾疲弱者由是舉軍忿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
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
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
兵五千壁盧龍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
使朝光攻臨洛將張佐固守食盡資賜不足乃帥
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貴士感泣請死
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芑與昭義軍救
任三節度大徇明二山間未進急以紙爲風驚高
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謀
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爲悅食燧乃自壺
關鼓而東破盧龍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
光悅遁保涇水於是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
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
今公以逆千順勢不敢也宜遣兵萬人屯鄆口以逼
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
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庭嶠孟希祐等皆背悅之故
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
合兵三萬陣涇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
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千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

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涕泣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積天誅者特以瀾青恆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顧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於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賁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悅等受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親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先學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遂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檢校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能得逆者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即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衆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鄆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顧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伯等奉薄城孔目司徒朝至魏則父入貝惟熱計之酒心素欲得貝即大喜使伯先還告師期先

是詔武俊出恆冀粟三十萬賜酒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進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衆馬滔因使王邕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衆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解田悅於倒懸大夫之利也豈持粟不出害馬不離廐又有持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噴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衆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武俊既得深亦喜即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特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衆甲走城悅怒閉門不內蹈藉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戍以兵三千自邕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子爲府衛後以恩歸爲留守許士則爲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侍郎劉士素爲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冕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植爲兵馬使冕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饋之厚遺武俊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邕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難以全魏具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趙東都

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未無南慮爲解齒之國幸速計之是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遂絕滔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瑄申固所言悅覺豫許士則諫曰冀王勇決權略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果可量哉今大王之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繫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趙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俊陰約悅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出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從滔渡河爲泚犄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爲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反制於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赦罪乃王臣豈舍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壁不出武俊須招義軍出爲王討之悅因秀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貝州大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未濟使王邕等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日始約從王今衆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擬屈竭以悅日附循舊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幽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奪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德棧供軍饋

盡囚諸縣官吏雖清陽不下沿圍之實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貨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討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至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謀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嚴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諸直廨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恩虧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按馬燧傳燧進河東節度使還檢校兵部尚書討幽國公田悅新有魏懼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仵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鄆鄭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櫓以禦燧燧率軍管二壘間是夜東壘通燧進營狗明山取壘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櫓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壘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恆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櫓自晨及哺急聲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

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燒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
近士皆快悅大敗斬首萬級俘繫千餘館穀三十
萬斛邢國亦解以功還尚書右僕射初將戰魏約衆
勝則以家貲貢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
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
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宴散兵二萬壁洹水潁青
軍其左恆冀軍其右魏進屯鄆諸兵各詔河陽李玕
以兵會大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
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鍊維車數百把河較土
塞遇水而度悅知燧會之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
糧進營舍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路洹日挑戰悅
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
時鳴鼓角而奮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
置百騎持火待軍畢發覆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
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謀而前燧
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
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
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
晉卿安墨暖擄三千人尸相貽藉三十里潁青兵殺
燧悅夜走魏州其將距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
抱真凡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
善於致人今悅與潁青恆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
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
也法其有攻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
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用以洛州王光進以長
橋皆降悅使符璫李瑤衛還潁青殘兵璫等亦降魏
博御溝實城疑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

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卽出兵背城陣燒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俊勦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於鬪未休士卽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溯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朔圍復軍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抱真益怒涇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芑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由是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忽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耶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故卒不成大功按李抱真傳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圓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洛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符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郭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戢然橫絕潢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按梁崇義傳崇義京北長安人以聚衆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爲羽林射生事來瑱

沉默寡言頃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瑛
誅成者漢宗義自南陽勸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
相謀爲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
將制衆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兼七州兵二萬與田
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輔車牙鑿然獨以
地偏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
教義親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閣豈議遂
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即見族吾輩益矣若
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
軍旅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
金部員外郎李舟論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
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
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
使慰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內請易他使更
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
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
悉封賞賜鐵券權其將蘭泉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
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是奉詔不
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
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嶺敗於四
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
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涇口大敗
二將降希烈龍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安堵崇
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
師
建中三年四月朱滔反命李懷光馬燧等討之十月
李希烈反命舒復羅討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三年四月朱滔反陷德棣二
州六月辛巳李懷光馬燧李芄李抱真及朱滔王武
俊田悅戰於連雲山敗績十月李希烈反四年正月
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戊戌東都汝行
營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丁卯克汝州三月
辛卯李希烈寇鄆州刺史李兼敗之丁酉荆南節度
使張伯儀及李希烈戰於安州敗績四月庚申李勉
爲淮西招討處置使哥舒曜副之張伯儀爲淮西應
援招討使賈耽江南西道節度使嗣曹王皋副之丙
子哥舒曜及李希烈戰於頰橋敗之八月丁未李希
烈寇襄城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隋州降九月丙戌
神策軍行營兵馬使劉德信及李希烈戰於廬澗敗
績十月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宣武軍兵馬使高翼死
之十二月庚午李希烈陷汴鄭二州 按朱滔傳滔
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
及滔兄泚領節度使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兼塞
爲諸軍倡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庭至泚
首效款帝嘉之名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村孰與泚多
滔曰稅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復
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
詔勅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通門餞之成還
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
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
乞留西討此番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
功者李瑒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
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
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

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恆定七州所賦供
軍復不許愈怒時馬燧圍田悅悅窮問滔與王武俊
同叛滔姑子劉杲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
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
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策戰不
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勿貽悔滔不
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杲壁險而軍滔激
其衆曰士賤血關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奉奏實不報
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資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
之皆曰幽人死於南者骸骨不掩痛藏心髓奈何復
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土各蒙官賞願安
之不慎其他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
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滔通義
郡王實戶三百滔愈怙分兵與武俊屯趙州晉日知
矯詔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
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耶滔懼走匿傳舍裨
將蔡雄好論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
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續冀得深州以
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肩賜有功士爲馬燧掠
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
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
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
之滔屬鄭雲遙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
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欲奪而臣之滔讓武
俊曰籃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
古者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耶請
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勦無名豈

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其伐之酒等從之沿以祿山思明皆起燕僕獲賊惡其名以其竟所都因號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按王武俊傳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劉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謀李寶臣帳下爲裨將寶臣初王師入并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圖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恆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子士眞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眞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關未忍殺後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眞又大夫女弟婿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爲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惶遽出遂縱即遣其屬五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恆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朱滔受而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爲深越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論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討田

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麓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謝滔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客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惡謙隙始構矣武俊使張鎮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恆爲真定府命士眞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王祐司文士清司武並爲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瑤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祝尚書右僕射餘以太封拜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願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憂亡過失反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開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

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南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野難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凶性機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澂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帝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滔趙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疆則須公之援則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其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爵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迴好抱真而約馬燧盟按張孝忠傳朱滔與士武俊叛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既爲唐臣而天性懷疆業已効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嘆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渡溝壘修器械感勵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賈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令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與元初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程日華傳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皓爲安祿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猶本軍爲張孝忠將治政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界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守孝忠今日華往驗之固烈譴遣惟州

既治裝悉督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
毫髮則吾愈今利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
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暴君軍者已死
何畏而亡其遺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
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治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
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棄城自固參軍事
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為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
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
為一州練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賊君
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為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宇
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
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治藏
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宇為判官武俊欲得
滄遣人說日華歸己日華給曰敝邑為賊攻力屈則
下之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
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
怨乃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
結好武俊亦釋然 按李希烈傳希烈燕州遼西人
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
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
荒縱不事得間眾怒遂忠臣聽命代宗詔析王為節
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毫節度使李勉
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
曰淮寧軍以寵之梁崇義之反勅諸道進討諸進希
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
崇義功多難兵欲有其地令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
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滑青節度使討之希
烈擁衆三萬大許州不進遣李荳約納為唇齒陰計
取汴州即徵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
道以須希烈計得因變屬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
導希烈絕汴脩路勉治蔡渠列東南饋希烈遣使者
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因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
王遣使者來奉賤希烈亦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
賊林連殘半天下建中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倚
角攻討唐漢臣高彥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
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
震士皆走河陽峭施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
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
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
教左右督僞朝政即北侵汴州南略鄆州有詔江西
節度使劉巨容王皇擊之拔斷黃兩州擊賊李長韓霜
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愬成鄆州
賊又得汝州武關使絕帝使陝觀察使姚愬治
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
敬宗陳質翟崇曜分掠州縣官軍數奔驅復取汝州
希烈遣周會呂從良康琳拒離大裏城與王玢姚愬
草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
州上疏歸罪會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
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
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并力以李勉為
淮西招討使驛副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
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買執與吳嗣之德信去陽翟
入汝壁賊取陽翟復伯儀軍驛戰不利屯裏城希烈

怙其壯舉衆三萬圍驛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
遂陷驛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殺人血流於前
而飲食自若也以故人畏服為盡死棄裏城之捷進
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璠人填號號濕
稍勉奔宋州希烈已據汴僭即皇帝位國號建元
武成 按哥舒曜傳曜字子明翰子痛翰陷賊從李
光弼救宋州功為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為左龍
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為偽刺史詔拜曜
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鄆寧逕原奉天好時
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
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登封禾然後待罪私室臣
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
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于折時以翰出
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益之曜
擊賊收汝州禽兇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
詔城裏城曜以疲人築版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
不許有詔督戰曜進大穎橋雷震軍中七馬驚躍懼
還屯裏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墮人於塹以薄
壘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驛築兩
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
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倚角勉以希烈在外
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
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城
至扈潤為賊設伏誑擊死者殆半暮械輜重皆亡德
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
賊樓道不得入汴兵咀裏城圍益急帝乃詔曹王以
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逕原節度使姚令言

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走洛陽會
母喪奪爲東都故改節度使 按曹王阜傳阜觀察
湖南李希烈反還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
章大令將吏日有功未申與懷暮謀不發者皆自言
得神枝伊慎李伯潛劉晏悉補大將擢王錡爲中軍
以馬錡許孟容爲幕府治戰艦募兵二萬以士二千
五百委懷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乘兵團力法聯
其實則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懷卒二千五百
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教之初懷嘗從希烈平襄州至
是希烈懼爲阜用即反問懷宗信之將誅懷阜請救
之使自效會與賊夾江陣阜勉懷立功以所乘馬及
器鎗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乃免賊懼泰山不
可攻阜聲言西取斯引兵趨循崖近江上賊聞以羸
師保橋悉軍行江北與阜直西去泰山三百里阜遣
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聞一日賊救至遂
大敗乃取斯州降其將李長平黃州兵益振會舒王
爲元帥授阜前軍兵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璽鐵使
包結爲陳少游所窘以運糧汴江次新口希烈使杜
少誠將步騎三萬將絕江道阜遣伊慎兵七千禦於
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尚書

建中四年十月詔令言犯京師朱泚反詔李懷光等
討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
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庚戌泚殺司農卿
段秀實及左驍衛將軍劉海賓甲寅朱泚殺涇原節
度都虞候何明禮乙卯殺尚書右僕射崔寧丁巳朱
泚犯奉天禁軍敗績於城東辛酉璽鐵節度留後杜

希全鄆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朱泚戰於漢谷敗績突
亥劉德信及泚戰於思子陵敗之甲子行在都虞候
渾瑊及泚戰於城下敗之左龍武軍大將軍呂希倩
死之乙丑將軍高重傑死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
朱泚戰於魯店敗之懷光爲中書令朔方鄆寧同華
陝魏河中晉絳慈隰行營兵馬副元帥十二月朱泚
陷華州與元元年二月丁卯如梁州三月丁亥李晟
爲京畿渭北鄆坊丹延節度使使神策行營兵馬
使尚可孤爲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使王辰
次梁州己亥鄆城爲朔方鄆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
兵馬副元帥四月甲辰李晟爲京畿渭北商華兵馬
副元帥五月壬辰尚可孤及朱泚戰于藍田之西敗
之乙未李晟又敗之於苑北戊戌又敗之於白華復
京師六月癸卯姚令言伏誅甲辰朱泚伏誅癸丑以
梁州爲興元府七月丙子大鳳翔壬午至自興元
按朱泚傳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
柳城使泚資壯倭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
父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
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爲
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
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諂乃潛諭數十人大
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棄愕貽因共誚泚推知留
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即拜盧
龍節度留後俄還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戶二百
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
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
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

既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
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簡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內
殿賜乘輿馬二駟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資
隆渥泚之來涇攝後務稍稍落泚牙角泚自知失
權爲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
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
決勝揚飲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瑋主之汴
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
賜禁中兵以爲寵還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
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遠
寧德宗立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
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與
崔寧領兵繼進涇上素聞懷光舉相懼泚文喜因
劫衆以亂請留段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
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
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還還
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脯醢給軍文喜將閉壁
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之別將韓游瓌
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於幽者姑少
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
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精銳而爲異俗乎
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數由是涇
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
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
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以張鎰節度鳳
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將李希烈
開冊許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鎮兵五

千東救曜過關下師次渚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菜有衆怒不肯食舉謀曰吾等義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身蹈白刃耶今項林大盈庫寶貨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緣士愈悻悻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常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切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遁化門殺使者帝遣昔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諫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違追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皆王前導舉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從右龍武軍使令狐處士數百人殿夜至咸陽數戰而去賊已嚴呵諸門士人羣衣冒出盧杞關播李琳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驛詢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渴於門潭城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迨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舍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陳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寶寶終夜不絕道路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訛言有淫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訛僞讓不答問使者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訛知不爲

乃擁徒向關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令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渚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自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遵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訛迎天子訛願望焉然光祿卿源休至蒲關教以不臣詭稱符命訛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州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來訛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暑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濱憤挺擊賊忠臣護訛被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於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就往觀訛僭即皇帝位於宜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通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訛下詔稱幽囚之中神恩自至以示受命即拜令言侍中謁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將鎮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將鍊爲御史中丞敬紅爲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共經給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樞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光祿誠諫崔宜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僞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諭爲首以訛訛得首亦舉軍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訛訛既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擄御物帝恩之潭城伏兵漢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訛大驚踰榻前城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關射日月殺之訛恨恨其母不哭罵曰愛奴天子負而何事也且晚訛自將遁奉天

竊乘輿物自侈以令言爲上將光晟副之忠臣留守以將鍊李季平爲宰相於是城率歸游環訛訛大敗死者萬計連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廢室爲樓車百尺下規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漢谷賊益張又劉德信高乘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駝昭應賊思子陵西三敗賊大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緝誅救訛乃急攻城驛民填壘造雲梯令壯士居上將傳檄守者震駭潭城使侯仲莊鑿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青流數百步衆亂而陷城中兵出皇太子將戰賊大敗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自守射城中不及輒生者三城益急帝召宗臣曰朕貞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噓歎城圍凡二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於魯店遂破城下自辰至午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訛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訛必求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曰訛大臣奈何其反及亂圍城帝卒不詰其言訛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訛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解賊嘗令士馳入日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者省吏落落郎官二而巳李懷光壁九子澤李展自白馬津東營東渭橋向可孤以襲郎兵五千大藍田擊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巢以兵三千屯中渭橋時奉天聞久食且盡以盧林帝馬大官糧米止解圍解父老學士壺嶺餽餉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一駟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方俟著治金商道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

中人朱重耀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真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貞元元年泚以本封遂軍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武曰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衛更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求則四面合擊太倉糧場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浸饑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棄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餼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貨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資以兵使不得辭泚曰疆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耶奉天所下敕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還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謂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贈錦一百以此東歸希倩復入曰臣愚福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殺數百人治之東出塢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蜀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平請修攻具襲

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端恐賊所用惟盧龍節度團練兵而涇原軍驍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官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於常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趙諸將捕賊懷光出曉言乃詔載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潯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符梁州大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通懷光遂與流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爲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鄰國故懷光決反及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懸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給其將田希鑒逐害河清以應泚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浸強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未歸朝於武亭川新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渾瑊勢元光尚可孤悉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延芝李希倩賊藥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誠伏莽中爲王伉所擒姚令言張延芝與晟遇十圍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出奔故泚挾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耶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安所逃乎泚怒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

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肅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吝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州刺史夏俟侯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堅寨中韓旻薛綽高固武震朱進卿輩希芝共斬泚使宋肅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瑋金吾將軍馬悅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耀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大雨泚欲禳變鳩殺重耀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肅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初源休爲京兆尹使同乾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祿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謂其逆甚於泚資厚大臣殺宗室子孫殘於晝每王師不利喜見眉宇與姚令言勸泚圖奉天晝夜爲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願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鄭侯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駭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賊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季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希里諸將以次言無罪

者坐自如有罪者晨賀貴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
坐晨下未知當死晨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
下晨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
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晨曰田郎老矣坐於牀並對乃
絳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按李晨傳建中二年
魏博田悅反晨為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
真合兵攻之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會
帝出奉天有詔召晨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盛
間倚晨為重數止晨無西晨語衆曰人臣當天子播
越宜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為質乃以憑
約昏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晨晨解玉帶遣之使
除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
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刻德信自
扈調敗歸亦次渭南軍無制德信入謁晨晨責所
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晨已并兵則
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威陽不欲晨當一面
請與晨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營晨
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
務持重豈宜自表裸為賊餌哉晨曰昔在涇原土頗
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遲延有異志
晨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於外公宜速
進兵雖晨不肖願為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
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擄掠晨軍整飭懷光使分
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
策兵給賜比方銀獨厚今禁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
衆以為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晨自削其
軍則士怨易挽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暇遣輪

林學士陸贄諒懷光令與晨計所宜者懷光曰稟
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頓晨晨曰公元帥軍政得專
之晨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教不聽懷光默然
計塞顧刻削稟賜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
數促戰以伺隙贄為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浸
露晨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神佐趙光鈺
唐良臣張彥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
吟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
駭疑帝奪其軍國反益怒晨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
屯適有使者到晨晨乃今日有詔徙屯即結陣趨
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
帝進符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嘆曰
早用晨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
腹中兵孤絕晨能辦勝邪瑊曰晨秉義挺忠卒然不
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道晨將張少弘
口詔進晨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晨受命
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轡勒誰將復之乃繕
甲兵治陣障以圖救復是時晨提孤軍橫當寇鋒恐
二盜合以軋之則卑固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者時數
磨單乏乃使張或假京兆尹多署吏調餽內賦不
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
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
棄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
世之功可乎士皆涕泣曰惟公命於是駭元光以華
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晨節
度晨休頗舉奉天韓游瓊悉邪軍軍從晨懷光始懼
晨乃移書顧讓之使破賊自贄懷光不聽然其下益

攜落畏為晨髮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致
于自據諸晨皆表以稟官帝遣使問道諸晨兼河中
晉絳慈隄節度使又兼京後渭北鄆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帝欲益西幸晨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
畿渭北鄆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軍李
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郎雲
達為行軍司馬擢張或自副神策軍及晨家皆為賊
質左右有言者晨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
乎泚使晨吏王無忌堵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晨怒
曰爾乃與賊為間乎叱斬之時輪轡不屬晨夏士有
衣裘者晨能與下同其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
怨遷士得姚令言崔直諫者晨命釋縛飯飲之遣還
勅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兵
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
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晨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
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
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
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欄而賊將張庭芝李
希倩求戰晨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
誘之矣勒吳說等縱兵塵擊賊攻華師急晨以精騎
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
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城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
戰或請待西師晨曰賊既敗當乘機撲珍苟俟西軍
是容其為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
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晨先夜饋苑垣為道二
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晨叱諸將曰安得
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填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

之賊奔潰執其將段誠謀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情等殊死鬪晨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晨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覺入白華賊伏于騎出官軍背晨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此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晨引軍屯舍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過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驅取賊妓一司馬使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晨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官暨於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脊汗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華臣上壽且言晨蕩夷兇惡而市不易舊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晨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晨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晨遣大將吳說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晨不許帝至自梁晨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晨再拜頓首賀克珍大盜斬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拜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泣命給事中齊映赴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淫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晨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勅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晨屯渭橋榮感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榮感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晨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

日前士大夫勸晨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晨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按韓游瓌傳奉天之符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此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於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亦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募賊衆彼能分以充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糧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寡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此兵蹙攻之戰不利此兵奔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此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雄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雄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燬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按李元諒傳元諒本安氏少為宦官駱奉先養息目姓駱名元光美鬚髯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義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悍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與會梓潼關為鎧刺萬為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遣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關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此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惠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

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大濟西元諒先衛慶戰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此連戰皆北遂入濟京師平議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千六品官按陳利貞傳朱泚反利貞及張庭芝所親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雜作利貞拔劍奮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按段秀實傳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軍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論衆以禍福掃清官室迎奉與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姚誦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誦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論大史岐靈岳勸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駭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還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司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平皆在坐秀實成報與休姚諸至偕位勃然起執休姚等其勢勇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往賊可殺萬殺我豈從汝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輒流血面而前走賊衆未敢動而府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盡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拔利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

家曰若過岐宋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更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帛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寇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五十一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四十九

唐七 唐宗興元一則 貞元三則

戎政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兵略部彙考四十九

唐七

德宗興元元年五月李抱真王武俊擊敗朱滔於經城泊卒

按唐書德宗本紀興元元年四月乙丑潭城及朱滔戰於武卒川敗之五月丙子李抱真王武俊及朱滔戰於經城敗之貞元元年六月己丑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滔卒 按朱滔傳滔及王武俊官屬共議建號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僕僕滅冠其各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是日三板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矯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耶先是其地土龜高三丈魏人韋珍依悅以爲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開壇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司後稱元帥用親信爲兩守滔等居室皆曰殷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爾殿下

上書曰腹所下曰令僅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悍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于干爲左右內史滔兄現魂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寶馬寔冠瞻楊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爲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造爲司諫遂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遂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滔號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景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朱端起譟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脫履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是日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是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憚與田悅潘謀絕滔及沈反燧等皆叛師武俊遂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沈即位武俊說諸將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是歸武俊饋之厚贈遺沈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執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

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主郭說悅連和俱西滔素調敵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同紇以女妻奚王太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婚禮於同紇同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偕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輪於同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輪啓閉出納唯命至是乞師焉同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同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費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備兵三千馬棄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時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未濟武俊陰遣客反問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未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同紇大掠南及涇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聞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節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之頓明日報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遂千等與武俊堅壁難圖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達小敵即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衛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季仗如丘泊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

罪有詔武俊抱其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覈錄勳與更始初滔以劉忤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已彷彿不敢入忤聞其至蒐兵繕器械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忤貞元元年死贈司徒按王武俊傳興元元年武俊大集其軍黜偽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恆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惡幽州兵與回紇團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遣通使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人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其相聞自將屯南宮抱其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潛會抱其於軍陳說懷其抱其亦傾意結納約為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寔盧南史陳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真之曰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其大之滔馳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之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覺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募不

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其曰士少衰盡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其使來希希率勁騎薄滔營盧元兵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希追之武俊邀於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其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櫓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其以山東蝗食少歸於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亦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恆州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棧二州以子士真為觀察使清河郡王俄進武俊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按李抱其傳朱滔悉幽州兵與回紇團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下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其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其將自造其壁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拾九葉天子而臣反面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懷抱其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貞元元年四月以馬燧潭城為河中招撫使共討李

懷光誅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于驛店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甲戌李懷光殺左廂兵馬使張名振左武鋒兵馬使石演芬四月李懷光陷坊州是月坊州刺史黃觀克坊州七月丁亥李懷光殺宣慰使孔巢父十二月乙酉潭城及李懷光戰于乾坑敗績貞元元年三月李懷光殺步軍兵馬使田仙舟都虞候呂囑嶽四月壬午潭城及李懷光戰于長春宮敗之丙戌馬燧潭城為河中招撫使六月戊子馬燧及李懷光戰于陶城敗之八月甲戌李懷光伏誅按李懷光傳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都虞候勇猛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兼鄆寧慶都將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為慶寧管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源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仍領鄆寧時馬燧李抱其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